

车子缓慢穿行田家庵区老北头淮河老街，这个被现代浪潮淹没的古旧街区，被一部份代剧——《六姊妹》，像文物一般发掘出来。街道两旁高大沧桑的梧桐树下，风从淮河上吹来，古旧的房屋高矮相间，看似杂乱，却错落有致。街的尽头便是淮河，河上有一座古老的码头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做着小本生意，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今日，游人格外多，几家淮南牛肉汤店门前更是挤满了人，烤得焦黄、透着芝麻香的烧饼，配上一碗热汤，应是最美的人间滋味了。淮南因淮河而生，作为淮南人，每年总要去看看淮河，就像回家看望母亲。恰逢立春，我忽然心生此念，又想到淮河边走一走了。

车子驶上淮河大坝，眼前淮水悠悠，对岸炊烟袅袅，码头上车子马龙。站在岸头，望着淮河远去的样子，天高水阔，虚无缥缈，是那么的安静。我瞬间融入其中，沉浸在一种无法名状的、愉悦、独处的空间里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这还是亿万年前的淮河吗？一千年前的淮河，也是这个样子吗？

但想来感慨，这码头早已物是人非。向东望去，渔船绰绰，风送远帆，应该就是“渔舟唱晚”的窑河之美吧。淮河发源于桐柏山，经淮 105 公里一路东奔入海，与秦岭山脉一道构筑了华夏大地的南北分界线。这条地理分界线意义非凡，更是气候、生态、物种与文化的交融之地，孕育出璀璨多姿的自然与人文万象。

淮南地处淮河中游，这里四季分明，地势平坦，淮水昌盛，南北物种在此交汇繁衍，承南启北，铸就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。八公山的古生物化石，见证着这片土地曾是浩瀚海洋；淮河两岸的百里煤田，诉说着这里曾是广袤的原始森林；舜耕山脉向北延伸的淮北冲积平原，记录着黄河与长江水系在此交融的过往；江淮大地根植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文明，彰显着“民以食为天”的五谷丰登之景。从一座寿春城、一口安丰塘、一部《淮南子》，到如今的煤电能源之城、江淮粮仓之城、淮河文化中心之城……这片水土孕育的一切，于淮南、于新中国、于中华民族，皆是光耀古今的存在，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我们沿河一路向东，右岸现代化城区依河而建，新中国第一座自设

翻检微信，看到了徐君的账号。微信朋友圈的背景图还是他和妻子的婚纱照，微信签名还是他喜欢的那句话——“且有岁月可回首，觅得知音共白头”。

在这春寒料峭的北国之夜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最后的微信聊天记录，是他去世前一年过年期间的时候，他让我回淮南时联系他。

他是班里的活跃分子。去世前一个月，他还和同学到学校探望老师，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照片。多年未见，身形依旧健硕，却也发福不少。他的人缘极好，外地工作的同学在群里@他，说“下次回去找你喝牛肉汤”。他回道：“好的，老伙。”

真不敢相信，如此鲜活的生命已离开我们快三年了！

□散 文

看 淮 河

牛牛刘

计的大型火电厂田家庵电厂，与洛河电厂临河矗立，对岸远处依稀可见的平圩电厂、架河电厂，以及一座座现代化煤矿，共同绘就了淮南的隽美发展画卷。车子如大鸟，沿淮河大坝继续前行。

淮河滩涂变得开阔起来，远处滩头的水面在霞光映照下，与一条河流相连，这便是窑河。淮河在千里淮河第一关正阳关接纳支流，流经两岸坐落着唐代八大民窑之一寿州窑的窑河口，最终汇入干流。窑河又称洛河，它与窑山、淮河相映成趣，构成了淮南兼具山水秀色与动人传说的人文景观。这里曾千百年窑火不息，更是流传着诸多民间传说的灵秀之地。

窑山在春秋时期名为“莫邪山”，传说铸剑大师干将、莫邪曾在此铸剑，守护一方百姓平安。后因寿州窑业兴盛，更名为“上窑山”。更古老的传说中，此地是尧帝巡察九州、治理淮水之处，故而有“尧河”“尧山”的美誉，久而久之传为“窑河”“窑山”。想来，舜、禹都曾在一片沃土治水耕耘，舜耕山、禹王庙立于淮畔数千年，成为妇孺皆知的佳话，窑河与尧帝治水的关联，或许并非空穴来风，只是暂无详实史料佐证，不便妄下定论。而窑河又名洛河，这一称谓流传至今，倒是毋庸置疑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秦楚两国在此连年征战，百姓朝秦暮楚，留下了“朝秦暮楚”的沧桑典故。历史上著名战役淝水之战的前哨战——洛涧之战，亦在此发生。如今，淮水南润，封河成湖，化作高塘湖，与上窑山相映，坐落着淮南东部；淮南西部的东淝河连接瓦埠湖，偎依八公山，两湖一东一西，以淮水为脉，与舜耕山相连，搂护着淮南这座城。古往今来，淮南人枕着淮河入眠，入梦便是满天星辰。

眼前的淮河，宛如宽大的曳地裙裾，在我身侧随风飘逸。河面往来舟楫，秩序井然，鸣笛声此起彼伏，我游离漫漶于天界的思维，被一次次牵引，目光时不时飘向正被余晖镀成金色的船运码头。码头依旧忙碌，水上人家与岸边万物笼罩在橘色光晕中，勾勒出

□随 笔

觅得知音共白头

淮南皓月

他还在群里发了读书时及返校的照片。这些“绝版照”，把我拉回了在淮南二中的求学岁月，也让记忆里的他又清晰起来。

我俩同性，经常热络地互称“一家子”。他肤色黧黑，个子不高却精壮结实，笑起来朴实憨厚。

他的字很潇洒，虽无甚专业章法，属“民间草书体”，书风却着实灵动飘逸，令人激赏。

他爱踢足球，脚下技术不算细腻，却风驰电掣，很有闯劲，绰号“野兽”。

当年上体育课热身时，徐君又手

一幅连接天地的绝美画卷。

淮南人喝淮河水，淮南人吃淮河粮，历经生态治理与修复的淮河，一直是淮南人民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。从古至今，无论从地域格局，还是历史发展来看，这里都是声名远扬的鱼米之乡与兵家要地。历史上“守江必守淮”的说法，正是古人深谙兵道、顺应天道，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善用自然之力守护国泰民安的智慧体现。

舜耕山的得名，也印证着早在洪荒年代，华夏文明的火种便已在淮河中游这片土地上播撒。舜帝曾带领先民在此开荒拓野、抵御灾害、种田狩猎，用勤劳与智慧开创美好生活，为中华文明埋下深厚根脉，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。古老的中华文明，传承着坚韧与勤劳的品格，与上窑山窑火不息。他传承舜帝精神，是早期水利治水的开拓者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典故，以及开山疏水治理风台峡山口的事迹，千古流传。“窑河”“窑山”“七十二水归正阳”，是古人顺应自然、体察民意的智慧结晶；孙叔敖修建芍陂，灌溉良田、消除水患，福泽一方；共产党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誓言，更是泽被后世。一代代如大禹般心系百姓的先贤志士，正因一心为民、深得民心，才被后人永世敬仰，为民族前行点亮希望之光。

淮河奔流不息，以“上善若水任方圆”的智慧，时缓时急、迂回曲折，直奔江海。无论流经滩涂洼地，还是掠过高山崖壁，它的滋养早已超越河床边界，孕育生命是其永恒的追求。它传递给淮河儿女的，是一往无前的坚守、不离不弃的热爱，是无畏前行的决心，是百转千回却始终不屈的奋进精神。

《易经》有云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历史长河中，淮河哺育了万千儿女，孕育了深厚的淮河文化，这是淮南的根脉，更是引领淮南儿女孜孜以求的精神源泉。曾在正阳关见证淮水浩浩荡荡奔涌的瞬间，我便心生感悟。淮河目光时不时飘向正被余晖镀成金色的湖泊沟塘，如同千千万万淮河儿女携手

华。回淮机会不多，每次也并未都和他联系，想来，已是不可挽回的遗憾！他因心梗突然离世的消息在群里传出时，大家满是意外与震惊！如此乐观开朗、体格健壮的他，刚过而立之年，竟突然离开了我们！当时我在出差途中，身不由己，未能回淮送别，他九泉之下，想必会原谅我吧。

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每天被海量信息裹挟，身体与精神时常倍感疲惫，对惦念的人、对在乎的事，缺乏足够的关心与担当。三年前班长发布的徐君离世消息，还赫然留在班级微信群公告中，如今看着，恍如隔世。

夜已深，窗外北风正紧。淮南今夜，想是月华如水。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此后，再也不能相约同饮牛肉汤了。珍重岁月长相守，莫待白头空余恨。

他留在家乡成家立业，我漂泊京

绕臂，动作妖娆，被调侃为“蛇舞”，每到此时，总令人捧腹。他还是班级“民间公益组织”学义社的积极分子，曾热心参与“集资”，为班上买了一本作文素材书，放在讲台上供同学阅览。

我们交流过文学，也胡乱开过玩笑。我们性格很不同，却也有知音相通之处。江湖夜雨十年灯。转眼间毕业竟已二十年。大家各自奔忙，散作满天星。这么多年，与徐君竟很少谋面，只有微信中不时的问候。

他留在家乡成家立业，我漂泊京

同行，以血脉相连，汇聚成磅礴淮水。这里是生命的摇篮，是精神的图腾，让淮南在更强劲的生命下，有追逐大江、奔赴大海的“金缕玉衣”，铠甲行囊。

车子在淮水的环绕中前行，夕阳沉入对岸楼宇之后，天地骤然暗淡下来。窑河已近在眼前，它与淮河交汇，以暮色苍茫的身姿迎接我的到来。水岸旁，如臂如股的树木在往来车流的灯光中疏影横斜，平添了几分静谧的韵味。窑河上游的远处街区，已是灯火阑珊，远处天空墨色渐染，隐约可见重峦叠嶂，数点飞鸟盘旋天际，消失在暮色里。

这时，一位头脸包裹严实的垂钓人从淮河边走来，一手拎包，一手提竿，大步流星与我擦肩而过。他登上一处高台，摘下面罩，整理衣衫，面向淮河点燃三支香，行三步九拜之礼，庄严的仪式感让我心生敬畏。我的目光落在他鼓鼓囊囊的鱼包上，好奇问道：“今天收获怎样？您这是在祭拜什么？”老人并未作答，只是邀我一同前行。

走出河滩，老人才侃侃而言：祖上是淮上渔民，世代以水为家；父亲是大通煤矿工人，自己也曾是电厂职工，如今退休赋闲。虽说全家早已渔民上岸，但每年立春祭拜淮河，是祖上传下的规矩。如今孩子子承父业，自己每天来河边静坐垂钓，钓翁之意不在鱼，早已成为生活常态。

“为什么要祭拜淮河呢？”我追问。老人回望渐渐远去的淮河，说道：“常言道，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。淮河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，如今赶上好时代，祭拜不是迷信，是传承。只求淮河安澜、风调雨顺，大地回暖、五谷丰登，家国兴盛、幸福安康。”

老人挥手告别，望着远处满城灯火，我久久难以平静。静静的淮河对岸，点点灯火下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老人或许不知，国家治理淮河的最后一个百亿工程——峡湾段治理工程，即将开工建设。我蓦然想起寿州古城的靖淮门，还有田家庵淮河岸边的安澜牛，千百年来人们对淮河安澜的美好期许，如今都已化作现实。

回望来时路，我只想提笔铺纸，用笔墨书写勾画这一路奔赴的心绪愉悦、对淮河的深沉思考，以及沿途邂逅的万般风景。从视觉到心灵，我已然参悟：淮河在历史长河中不屈向前，如今恰逢新时代，淮水兴则淮南兴。

□散 文

□诗 歌

一朵花凿开的油田(外二首)

劳白客

春光里，钻井队铺开原野
钻头在油菜地开采
一朵花率先从井口尖叫，让开，让开——

“我是待产的油贵妃！”

大豆、芝麻、花生排队，取个号
想并在复收之后
等待开采指标

油菜花，春天娶个黄贵妃

油菜花，春天娶个黄贵妃
裹着黄金的头巾
它不比桃花红、梨花白，甚至樱桃小口

黄头中终究被春天摘下

□诗 歌

踩第一块解冻的泥土(外一首)

冯 岩

土壤在冰层里倔强地咬合着，对峙着。

风渗进了人间烟火，
贴在耳边像溜过的情话，
心也随之软了下来。

游子又带着一声叹息背起行囊——
炊烟升起前，就一步一回头。

踩在被喊醒的冻土上，
与母亲的眼神一样柔软。
踩一脚，心就抖一下。

脚似乎要陷进松软的泥土，
留给盯着背影的人，一步一个脚印。

春天，我去耕种

整理好心情，春天，我也要去耕种。

□散 文

春 到 塘 畔

袁 中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塘畔已经染上了几多绿痕。这是我来到家乡古城东北角拐角塘看到的景象。

近段时间一直没有得暇，直到这一天的傍晚时分，我才有空来到拐角塘散步。塘边一排排柳树应该是最早接收到早春讯息的，所以，它们也是塘边最早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。睁开慵懒的点点星眸，它们对着拐角塘这面巨型镜面，便开始精心梳妆打扮起来。

柳树首先兴高采烈地用彩笔将原来灰褐色的柳枝涂抹成了浅绿色。涂抹的时候，由于先后顺序不同，抑或是用笔有点迟疑、用力不均，极少数柳树枝条仍呈灰褐色，而绝大多数柳枝都已被淡绿色覆盖。

这一情形，宛如在一片风帘翠幕之中，留了少许空缺。不过，我知道，柳树性子急躁，要不了多久，这少许空缺就会被它拽着春风、蘸着颜料，涂上一层浅绿，从而在塘边绘就一幅环绕一周的浅绿晕染画卷。

从远处看，塘边的草地上星星点点，似有泥土新翻的痕迹，让视力不是很好的我心生好奇。于是，我带着一丝疑惑走近细看，不由得哑然失笑。原来，这并非泥土新翻的痕迹，而是一些不知名的野草从土里钻出来，叶片舒展的模样。一蓬蓬墨绿色的野草在草地上随意生长着，其色调与周遭景致显得有点突兀。

许多柳枝向上生长至高处，便自然垂下腰肢，一缕缕轻轻柔柔，一丝丝袅袅娜娜，仿佛满怀柔情，迎接春天的来临。柳枝上已绽满翠绿色的嫩芽，这些柳芽密密麻麻，

几只翠鸟身形敏捷，相约结伴似的，从我的身侧一闪而过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们闲适地落在塘边的柳树枝条上，有的不停转动头部，用鸟喙一下一下地梳理翠绿色的羽毛；有的则并不安分，起身在枝条间飞来飞去，似乎在寻找更合适的憩息场所；还有的在柳树上不断鸣叫，仿佛被春天的气息感染，热烈欢呼着春天的到来。

早春的拐角塘畔，春水绿痕，生机勃勃，春意无限。



晨 练

沈庆功 摄